

战国末年,“立夏”——这个炙手可热的节气,就被智慧的华夏先祖,科学而准确地界定,紧紧地攥在手掌,迎接夏天。

春播经过萌发,一棵棵嫩芽,突破洪荒与瘠薄、黄沙与大风、寒流与春汛的重重围剿,吮吸着农人手掌的养分和温暖,在顽强地天天拔节,日日长大,亭亭玉立在大地上。

先人的目光为之一闪,美梦大开——在未来辛勤的劳作里,收获增大、又大、再大、更大、巨大(那时“大”和“夏”同意)……

一派憧憬的幻象,在先人的血里兴奋、沸腾、膨胀。从骨髓里绽出的耐力,摧毁拦截了数不尽的灾难,一个和天下一样大的金黄,起起伏伏,完美无缺地澎湃在金秋里……

对!这个转型的节令,就叫“立夏”!

从此,美妙的理想和恢宏的追求,总是落地有声。

我们的先人,个个是硬汉。挺起古铜色的脊梁,铿锵的劳动号子,永不停歇的奋斗呐喊,打破了黎明的宁静,穿越了暑夏,喝退了一次次洪水的汹涌,浇漓了一个个大旱的山梁,铲除了骇人听闻的蝗患,消灭了各种虫病的漫卷……

百折不挠的荫底里,报恩的稻谷、麦子、豆类们成群结队,旺盛向上,从容抽穗、灌浆、成粒、结荚、饱满,金艳艳,黄灿灿,沉甸甸……

于是,圆满的日子绵绵不绝,血与火的光芒呼啸,滚动着华夏大地上的岁月……

星移斗转,历史已然派放出二千二百多个立夏节了!今天,在我们流金的家园里,诗意的追求,不断地攻克大自然的密码。

科学接替了蒙昧;智慧取缔了笨拙;机械轰鸣终结了血汗的劳动号子;宽敞的水泥路,赶走了泥泞的小径;优选的作物品种,挺拔在丰收的田畴;小康垒起了与朝霞比美的高楼;旧的事物,不断被新的拼搏替代……

在我们古老奋进的国度里,不管如何穷尽想象,也难以描绘智慧创造的乡村巨变。唯一未变的,是先人血脉里遗存的理想,丰碑般高耸在祖国的沃土地上。万众一心辟开的新路,阳光如流,宽广明亮。

您是我无边的思念

母亲在20岁那一年生下了我,据说我出生的时候重达九斤,是一个巨大儿。在毫无保障的乡下,冒着生命危险,顺产生下了我。

那一年,我大学毕业,却突然高烧不退,急剧地消瘦。入院检查,我被初诊为白血病。初诊刚出来的第二天,我发现母亲额头的一小撮头发在一夜之间白了,原来一夜白头是真的。那个冬天,母亲白天陪着我往返医院。入院以后,母亲每晚陪着我,且睡在床的另一头,抱着我的双脚入睡,为我取暖。母亲没有在我的面前表现悲伤,甚至没有落泪,她只是陪着我,每天给我换着花样做好吃的,力所能及地尽量让我多吃一口。

骨髓穿刺结果出来的那一天,医生告诉母亲,只是骨髓感染,不是白血病。我看到母亲瞬间蹲坐在地上,掩面痛哭……

那一年,我遇到一个男子。母亲看出对方并非我的良人,极力劝阻。年轻无畏的莫

名的自信觉得自己可以把控好未来的生活,自己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,并不把母亲的劝阻放在心上。

那年过年前,男方劝我与他一起回湖南老家过年,见家长。我答应了。出发前,恰逢南方遭遇百年不遇的冰灾,母亲每日看着电视新闻里关于冰灾的报道,忧心忡忡。母亲每日都劝我不急于一时,等冰灾过后再做决定,年轻的我并不懂得父母的担忧,一意孤行。出发的那一日,母亲一大早出去,天寒地冻的时节,不知道她在何处采得一桃枝,扎成小小一束,放在我的包里,告诉我这是辟邪保平安的,一直叮嘱我路在要小心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父母在外过年,母亲一天打来三个电话,冷不冷?习不习惯?对方家人待你还好吗?有没有受委屈……

后来我结婚了,后来我又离婚了,后来我生了一个孩子,后来我又生了一个孩子。母

感控的颜色

感控是什么?是一一次次重复的六步洗手法,还是一遍遍来回地穿脱防护服,亦或是一趟趟地督导检查现场……在我的眼里感控是有颜色的,五彩斑斓。然而您见过它的颜色吗?故事要从无数次抢救中最不平凡的那次说起。

“快、快、快,N7床血氧饱和度在持续下降,意识也逐渐模糊,情况危急……”“立即吸痰、畅通气道、加大氧流量”“马上气管插管,上呼吸机”……一道道床旁医嘱,一个个指令从主任口中密集下达,一阵阵急促的脚步从我面前跑过,推急救车,床旁吸引,静脉注药,气管插管,连接呼吸机……一场生死急救在监护病房里紧急展开,三分钟、五分钟、十分钟,患者血氧饱和度逐渐上升,95%、98%、100%,唇舌也从紫绀转为红润,心率也逐渐平稳,这时所有人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刚上班不久的我,呆呆地站在一旁,今天的这一幕给我深深地上了一课,原来多耐药菌感染所致的重症肺炎,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啊!听着呼吸机有节律地送气、呼气,像一把利剑刺入我的心中。

宁静的深夜里,我默默守护着患者,内心五味杂陈。此刻,感控在我的眼里它是黑色的。

那是我入职不久护理的一个患者,急性脑梗,病情危重,入院就直接住进了监护病房

N7床,旁边N6床是一位多重耐药菌感染的患者,一直悬挂着“接触隔离”的蓝色标识牌。三四天后,N7床开始出现高热、咳嗽,浓痰,床旁胸片显示患者大面积肺部感染,痰培养结果与N6床一致。看到结果我内心咯噔一沉,不禁开始反思自己日常的种种感控措施的落实?年轻的我总觉得院感不就是老生常谈的手卫生,日常按时更换一下消毒液,预防和控制感染所填写的一张张表格吗?我时常怀疑做这些意义何在?

直至这一刻我才明白,原来感控措施的严格落实同治疗和护理一样,有时也是可以挽救患者生命的呀!

控无小事,责任重如山!

此刻,感控在我的眼里是红色的。是一个个鲜红的警示牌,是一项项患者的红色指标,是一幅幅标红的流程图,是监护仪上跳动的一串串红色数字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我化身患者的特护,守护在患者床前,每天按照感控老师的要求逐项落实各项控制措施。给患者做操作时再也不敢偷懒不穿隔离衣;实施各项护理操作,再忙也要严格按指征进行手卫生;八小时一次的口腔护理、擦拭消毒物表、测定气囊压力、抬高床头……我不敢有丝毫马虎。

在医护人员的共同努力下,患者体温下



■梁艾利(广东)

亲一直照顾着我,我的生活,我的月子,我的身体,我的一切。母亲的口头禅便是:我不放心,别人照顾你,我不放心!我这一个妈妈的女儿,从来没有让她放心过一日。

十年前,母亲查出了肾衰竭,从此走上了不是在医院,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。这个病是需要钱的,需要很多的钱。于是母亲开始隐瞒她的病情,不舒服的时候会一直忍着,也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增加透析的次数,目的就是要省钱,不能给我们添麻烦。可是她也一直在坚持着,因为她还不能放心我……

终于在一次透析后,母亲突然陷入了昏迷,再也没有醒过来……

我的前半生,一直生活在母亲的庇护之下。从今以后,再没有关心我累不累,没有人关心我爱吃什么,没有人关心我的腰还痛不痛……

妈,我会照顾好好自己的,您放心吧!

■刘金艳 陈吉枝(温泉)

降,逐步脱离了呼吸机,痰培养连续两次检测阴性,解除隔离,转出监护病房。看着家属欣喜的面容,我第一次切实体会到了院感工作的意义和重要价值!

此时感控在我眼里是绿色的,只有踏踏实实践行各项院感标准,认认真真落实各项防控措施,患者才能顺利通过这道感染的关卡。

2022年,海南新冠疫情爆发。我和同事一起星夜奔赴海南,冲锋在第一条线。到达酒店后,医院感控科立即对所有队员进行防护用品穿脱的强化培训,操作考核人人过关后,方才批准开始工作。搭建核酸采样点、划定清洁区、污染区、规范收集医疗废物,这都是院感老师未雨绸缪必须规划完成的工作。任何时候,感控先行!

如果说一线医护人员是“疫情风雨路”上的逆行者,那么感控工作者就是为他们保驾护航的“撑伞人”。

就这样,我和来自不同科室的20多位医护人员共同坚守了28天,终于迎来了抗疫的胜利,以医务人员零感染的成绩为抗击疫情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。

走出隔离酒店的那一天,阳光灿烂,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,此刻我眼里的感控是金色的,是希冀的颜色,是青春无悔付出的颜色,是那袋白色战袍背后坚强后盾的颜色!

豆娘

■熊君红(通山)

等了半晌,依然不见豆娘来吃饭。杨庄主在大堂徘徊。

管家低声道:“老爷,已差第三个丫鬟去请了。”

“算了。是我惯坏了。”杨庄主摆摆手,“一个女孩子,想做酱油,哼,异想天开!”

杨庄主祖上开酱园做酱油,四海闻名。杨庄主五十岁才有了女儿豆娘。豆娘一岁半,夫人病逝。杨庄主怕豆娘受委屈,视为掌上明珠,一直不曾续弦。豆娘也真够任性的,八岁哭着闹着要读私塾。唉,惹尽乡邻笑话。十三岁那年,她竟然偷偷女扮男装,跑到湖南岳麓书院读了两年新书,还结交了什么异性同窗,简直是要逆天呢。幸好杨家不差钱,什么事都能摆平。这不,读书回来,鬼使神差,又要做酱油。整得杨庄主脑子嗡嗡的。

杨氏酱油汁浓香醇,味鲜耐储,营养丰富。因酱油表面结出一层厚厚的冰晶,俗称冰油。传说有一年,乾隆皇帝游江南,尝到用它做的菜,龙颜大悦,钦点为贡品。如此一来,杨庄主的酱油生意很是兴隆,奈何杨氏祖训有云:秘方传男不传女。

真是两难啊!这也正是杨庄主的一块心病。“豆儿啊,你说你学习琴棋书画,学习女红,哪样不好?做酱油是粗人们的事。”杨庄主让小姐回绣楼。

“娘啊……”走了几步,豆娘突然甩开丫鬟的手,双膝跪地痛哭不已。见女儿哭娘,触及杨庄主的痛处,只得同意:“好好好,你到酱坊去帮忙吧。”

没多久,冰雪聪明的豆娘就能独当一面了。豆娘终于得到允许,可以单独酿制几缸酱油。到了出酱油那天,杨庄主人酱坊坐定。只见豆娘用长柄提勺,舀满酱油,倒入蓝花金边小碟盏内,捧到父亲面前。杨庄主凑近闻闻,眉头微皱,端起酱油抿了一小口,猛然吐出来:“呸!”

豆娘忙问:“爹,怎么了?”

杨庄主满脸阴云,不搭话,起身离开。

豆娘又悄悄问管家:“我爹咋回事?”

管家小心翼翼地说:“小姐,你草率了,原料里有霉变黄豆,酱油倒味了。”

豆娘仔细追查,查到了堂兄身上。杨庄主的二弟,好说歹说,把游手好闲的儿子送到酱坊,交给大哥管教,想着兄长能把酱油绝技教给儿子。谁知此儿积习难改,偷偷往豆娘的用料中混入烂黄豆,换出好黄豆卖钱买酒喝。

因为此事,杨庄主罚豆娘蒸煮八担黄豆。管家小声嘀咕:“小姐那是冤枉,代人受过啊。”

杨庄主说:“难道我不知道?女孩子家家的,吟诗绣花,多好,偏要做酱油。哼,趁机让她断了这个念头!”

连续几天,丫鬟一趟趟禀报杨庄主:“小姐躺在床上,不吃不喝,瘦成了一把骨头,只怕命不久矣。”

杨庄主听了,甚是烦恼,在房里来回踱步:“冤家哟!真的惯坏了……去,告诉豆娘,就说我让她重回酱坊。”

某天夜里,管家急匆匆来到正房,说:“老爷,人脏并获!您侄儿……”

杨庄主惊异地问:“他又掺假?”

管家吞吞吐吐说:“岂止掺假?他还倒卖黄豆。”

杨庄主气恼地说:“你把那不成器的货,送交给我二弟……等等,记得结清他的工钱。”

又一轮新酱油出缸了。杨庄主品尝过后,满意地点点头:“离正宗杨氏酱油还有距离,要努力。”从此,杨庄主把祖传秘法,一一教给豆娘,还刻意带豆娘谈生意,读账本。

又过了两年,杨庄主心里像塞了团棉花。几年前,媒人来杨家跟赶集儿一样,门槛踏破三条,可眼下……唉,不想了。

一天,豆娘拉上一个后生直奔房门口喊爹。杨庄主正想着心事,没太在意。豆娘扯了那后生一把,低声说:“跪拜呀。”后生一头雾水。豆娘扯掉头巾,一头黑绸缎长发像瀑布般倾泻下来。惊得后生连连后退。豆娘转头冲后生咧嘴浅笑。后生一个激灵,朝杨庄主双膝跪下,口呼:“岳父大人上在,请受小婿一拜!”

杨庄主大惊,岳父?这是随便喊的?豆娘急忙红着脸解释:“这就是我岳麓书院的同窗师兄王川……”杨庄主这才记起管家说酱坊新添了一名小工。小工来自湖南,识字。见后生俊朗憨厚,身材壮实,心中颇喜。

二小成亲之日,杨庄主喜笑颜开,把一枚刻有“杨氏酱油坊”的印章和几页泛黄的稿子放到豆娘手中。泛黄的稿纸上杨氏祖上好看的蝇头小楷:《杨氏冰油制作技艺》。